



公爵
D U K E

上册

燕子回时
作品

他在海水中回头，身后是漆黑又神秘的未知世界，
他停下划动的双臂，静静地看着，答案只能他自己来找寻。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[上册]



— 燕子回时 —

作 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公爵 / 燕子回时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

2018.4

ISBN 978-7-5552-6645-7

I. ①公… II. ①燕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25192号

书 名 公 爵

著 者 燕子回时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郭林祥

责任校对 耿道川

特约编辑 李文峰 孙小淋

装帧设计 千 千

照 排 梁 霞

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
印 张 33.5

字 数 45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6645-7

定 价 59.8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畅销·青春小说

目 录 [上]

第一章	1
第二章	46
第三章	96
第四章	139
第五章	184
第六章	228

目 录 [下]

第 七 章 269

第 八 章 308

第 九 章 350

第 十 章 389

第十一章 429

第十二章 470

番 外 512

第一章

公 | 爵

华灯初上，五彩的霓虹灯下是来去匆匆的行人。

青城某条知名的小吃街上，熙熙攘攘，大排档的摊点陆续摆出，三五成群的年轻人一路逛着，随性而为。

宫五坐在油乎乎的长凳上，觉得有点烦，直接抬起一条腿搭在凳子上，眼睛盯着对面的“蓬莱国际会所”彩灯招牌。

巍峨又金碧辉煌的酒店矗立在略显破旧的广场上，与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。

斑马线被附近的摊点污染得早已看不出原本的白线，宫五站在旁边，左右一看，在车来车往中快速地跑了过去。

一辆白色的轿车急刹车，司机气得骂了一句：“不要命了？赶着投胎啊！”

宫五头也不回：“赶着捉奸呢！”

司机：“……”

过了马路，她往地上一蹲，从一片油污的地上抠起一枚一毛钱硬币，拿给罗小景看，显摆：“我捡的！”

罗小景叹气：“五啊，你这抠门的性子啥时才能改改？一毛钱发不了财啊。”

宫五对他一脸嫌弃：“一万块少一毛也不是一万块，哼。走，对面打台球去！”

她又噌噌快速穿过马路，又惹来过往司机一阵叫骂。

罗小景陪着打了一盘，输得内裤都差点被抓了，最后宫五自己跟自己打，也没

打的兴致了。

“哎哎……”旁边的人突然从凳子上站起来，指着一辆刚刚在门前停下的黑色轿车说，“看那车！看那车！”

罗小景嗑着瓜子：“爆胎了？”

“爆什么爆。看那车标……少说也要一千万元，怎么停在这种地方？”

一听价格，罗小景瓜子也不嗑了，紧接着就掏手机。

驾驶室的位置出来一个中年男人，他下车以后绕到后面，伸手把车门拉开，身体微微前倾，车后座上下来一个人。

就普通一破车，有什么好看的。宫五跷着二郎腿坐着，手里捏着一瓶水，正仰头灌了一口，眼角无意中一瞅，借着昏黄的路灯，瞥到一个近乎完美的侧影。

她忍不住多看了两眼，那人衣着一丝不苟，发型纹丝不乱，极高的身形，极佳的体形，以及两条大长腿，他的服饰是金色的扣子，在灯光下时不时折射出耀眼的光辉，身上处处透露出精致优雅的贵族气质，彰显着成熟男士的荷尔蒙气息。

天色太暗，昏黄的灯光模糊了他的眉眼，却也温柔了他面部的线条。他站在一家百年老店的门口，微微弯腰，和里面的人说着话，姿态优雅又谦逊。

宫五不由自主地拿他和步生比。

虽然步生让她“绿帽”满天飞，但是他长得好看是真的，算是清风朗月的类型，不管是脸还是身材，都是那种可以待在画里贴墙上、天天对着都看不腻的好看。

步生是人中精英，商界新秀，但要是论贵公子的气质，显然是眼前这个人更胜一筹。

其他人都在围观车，宫五的眼睛却是偷偷摸摸地朝那个男人身上瞟。

罗小景颠儿颠儿地跑过来，把照片拿给宫五看：“五啊，你看这车，他们说值一千多万元呢，你看看，这里面的人是不是喘口气都值五十块钱啊？”

宫五拿过来看了一眼：“他说你就信啊？我看这车值十五万元还差不多。”

对她来说，外观好看、颜色鲜艳才最重要。

罗小景一边感慨一边惆怅地道：“这车掉块绿豆大的漆都得赔四五十万元。”

宫五对别的没概念，超过三十万元她就觉得是天文数字了，她咂嘴：“这么贵？”

围观的人慢慢少了，又不能开回家，拍完发个朋友圈过过瘾就该干吗干吗去。

宫五转移注意力，把汽水往旁边一放，对着手心呸呸两下，手握球杆，练起了金箍棒，一根球杆被她耍得虎虎生风，转得像模像样。

罗小景在旁边竖大拇指，夸奖：“五啊，比孙猴子耍得好！”

宫五斜眼，对他抬了抬下巴，得意：“那是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她的手一滑，正旋转的球杆突然脱手，咻咻咻旋转着飞出去，然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球杆粗的那一头，嘭的一声直接砸在路边那辆豪车的引擎盖上。

刚刚还喧嚣异常的环境突然没了声响。

周围死一样寂静，所有人都呆呆地站在原地。

罗小景机械地回头：“五啊……”

宫五半张着嘴，表情呆滞，慢慢抬脚，朝罗小景靠过去，问：“小景啊，刚刚你说，掉块漆要五十万元，还是五十块？”

“五啊，别问了，钱就是你的命根子，跑吧！”罗小景一脸同情。

宫五动了下身体，咻的一下调整身形背对刚刚那位车主，慢慢移动脚步，选了一个最佳位置，撒丫子就跑。

众人就看到一个穿白裙子的女孩子，跑得一阵风似的，嗷嗷地从眼前掠了过去，留下吃瓜群众一阵风中凌乱。

宫城山下，隔着老远就能看到宫家别墅大门上的灯，足能照亮两里路。

宫五摇摇晃晃地朝山上走着，前方是个大转弯，迎面传来发动机强烈的轰鸣声，还没看到车，声音已传出二里路，紧接着一辆金黄色的张扬跑车咆哮着从她身边经过。

宫五贴着路边站，两只手按着自己脏兮兮的小裙子，不让跑车带起的风掀起裙子露出她的小内裤。

那车疯跑过去，后面接二连三有车跟过去，速度都很快，只是再快也比不上第一辆车。

宫五站在路边掐着腰，对着那些车大骂：“一个个的赶着去捉奸呢？”

她掐在腰上的手还没放下，后面又来了一辆车。

黑色的车身，流畅的线条，即便是在昏黄灯光的折射下，也处处彰显了它的尊贵不凡，车速依旧很快。

只是这辆车完全没有声响，悄无声息地疾驰而来，掠过宫五身边，车身带过一阵强劲的风，飘飘然掀起宫五的裙子，她白色的小内裤招摇地露了出来，掀起的裙摆随风飘扬。

一身白裙子的小姑娘，与宽阔的山间大路比，渺小又脆弱。

意外地很显眼，一眼就能让人识别到。

“有车了不起啊？！”宫五伸手按下裙子，追了几步，后面跟着又有车开来，

喇叭声此起彼伏。

她赶紧退到路边，按着小裙子，对车尾们喊道：“开车注意安全不知道？小心我告你们危害公共安全！”

车很快开下山去，留给宫五一个冒着尾气的车尾，气得宫五捡起路边的石头，对着已经开远的车掷过去。

白天做了坏事，她在外面磨蹭了很久才回去，回去的时候宫家的人大部分都睡了，也没人知道她回去，她偷偷摸摸地溜回自己的卧室，再没出来。

次日一大早，宫五美美地醒来，至于昨晚砸到别人的车的坏事，她已经忘得差不多了。

她打了个哈欠，赖在被窝里不想动，房门突然被人敲响：“小五醒了没？爸找你，快起来。”

宫五听出声音了，是宫言庭。

宫言庭是宫五同父同母的亲哥哥，是宫家“言”字辈里年纪最小的男丁，也是宫五的母亲岳美娇跟宫传世离婚前在宫家生的儿子。当年岳美娇离婚后才发现怀了宫五，宫家给的分手费还算大方，她又想念留在宫家的儿子，为了有个心灵寄托，干脆自己在外把宫五生了下来，根本没通知宫家，直到几个月前，宫家不知怎的知道了宫五的存在，直接找上门，把宫五强行带回了家。

宫家的孙辈对于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妹妹没什么好感，一个上不得台面的野姑娘，有没有真没人在意。

至于宫言庭，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或许真的是多了一点母系血缘的关系，他不由自主地关注宫五，见不得她在家里被冷待，三天两头找她，跟她说话聊天，有时候给她送吃的、用的，时间一长，宫五也发现宫言庭似乎是真的想对她好，慢慢地就拉近了距离。

宫言庭以为她没醒，还在敲门，宫五盯着门应了句：“知道了。”

对于这个便宜哥哥的时不时关心，算是她在宫家的唯一安慰吧。

她爬起来，洗脸刷牙，顺手把包背上，待会儿肯定是要出门的，回宫家几个月，宫家的人不习惯，她也不习惯，能不待在这里就不待在这里。

她拉开门，宫言庭站在门外，提醒她：“爸一大早心情不好，你待会儿不要跟他顶嘴。”

“哦。”宫五应了一句。

会客厅内，宫传世绷着一张满是皱纹的老脸，威严地坐在会客厅长方形的会议主座上，宫言庭领着宫五进去：“爸，小五来了。”

他对宫五使了个眼色，宫五翻了翻眼皮表示自己知道了：“爸。”

“坐下。你还有脸叫我爸？”宫传世突然拍了下桌子，“你干了什么好事？！”

宫五把包放到旁边的椅子上，屁股刚挨到一点椅子，就被吓得一激灵站了起来。

宫传世看她一脸茫然，重重地把一份报告砸到她面前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昨天晚上你在外头，是不是砸了人家一辆车？人家当天晚上就找上门了，这个钱，你自己负责！”

她拿起来，一眼扫到上面的数字，以为自己看错了，认真数了数后面的零，一下跳了起来：“怎么可能要这么多钱？这是穷疯了吧？”

“你什么话都敢说！”宫传世觉得自己要被她气死了，怒道，“你砸了人家的车还逃逸，你有什么话说？”

宫五指着报告上一长串的零，说：“我就砸坏了一点，可这钱都够买一辆新车了！这不公平！”

“公平？”宫传世咬牙切齿地道，“你以为什么是公平？你以为这世上有多少公平？没有钱，什么都是狗屁！你惹的祸，别指望别人给你收拾烂摊子！”

宫五一脸震惊：“那现在，要我赔这么多莫名其妙的钱吗？”

“这是你搞出来的事、惹出来的祸，什么莫名其妙？”

“就算我应该赔钱，那也是赔修车的钱，可这些钱都够买一辆那样的车了！我还在上学，哪有这么多钱赔？”

宫传世冷哼一声：“你是没钱，但是步家有！”

宫五明白了，这是当她冤大头，指望步生出钱。

“既然让我赔钱，这东西我拿走。至于赔多少，是我的事。”她冷着小脸，拿起报告，直接冲了出去。

宫言庭跟在后面喊：“小五！”追了两步他又回头：“爸！小五还小，不该让她承受本该宫家承受的压力。”

宫传世说：“她自己惹的祸，当然要她自己承担！这件事跟你没关系，你少管，昨天晚上那样装英雄的事以后少做，你当那个姓燕的什么事做不出来！”

“爸！”宫言庭抬头，“我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。燕家这么多年没找上宫家，突然借着这样的小事闹上门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，您心里不是应该更清楚吗？”

宫传世面皮抖了抖：“你胡说什么？”

宫言庭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：“三个月前宫家竞标一个价值五亿元的项目工程，那时候我听说没什么指望，后来步生出现，接着小五被接了回来，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订婚，再然后项目就拿下了。”他抬头看着宫传世，“爸，我能不能理解

为，小五的出现是拿下那个项目的关键？”

宫传世坐着没动，抬眼看了宫言庭一眼，说：“言庭，你大学刚毕业，很多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以后宫家的生意你参与进来，慢慢就会知道，也会理解的。”

“爸，你只要告诉我，小五跟那个工程项目有没有关系？”宫言庭抬头看着宫传世，“有没有？”

宫传世严厉起来：“言庭！”

“有是不是？”宫言庭摇了摇头，“既然那个五亿元的工程项目跟小五有关，那官家就不能还拿小五当替死鬼。”

“言庭！”宫传世厉声打断，“就你知道？难道我们不懂？谁让小五惹了谁不好偏偏惹了他们家的人？小五现在是官家在养，她是官家的女儿，不为官家做事就算了，还净惹事，这点事步生能做到，小五有什么不满的？何况步生指名要小五，我们满足他的要求，他难道不应该付出点代价？他想要女人就要有所付出，官家这样做是人之常情！”

“所以你们就牺牲小五！”宫言庭突然吼了出来，“官家这么大的家业，就是靠牺牲家里的女儿换来的？爸不觉得用钱的时候手抖吗？”

啪——

宫言庭的脸被打得歪到一边。

宫传世气得瑟瑟发抖，打完宫言庭的手都在哆嗦：“这一巴掌让你冷静一下，你暂时还在生产线待着，等你什么时候想通了，再去管理层学习！”

宫传世沉着脸，两步走到门边，伸手拉开门，顿住。

宫五站在门口，伸手指了指会议桌，说：“我忘了拿我的包！”

她面无表情地侧身挤进去，拿起椅子上的包背在身上，又侧身挤了出去。

宫言庭站着没动，宫传世也没动，宫五的脚步声很快消失。

灰色的墙体布满了生机勃勃的爬山虎，绿色的青苔远远看去犹如贴了加绒的青色墙砖，玻璃窗的图案艳丽又繁复，灰色的罗马柱烘托着欧式的巍峨大门，带着浓郁的欧洲风情。

阳光大片地铺洒在别墅上，彩色的玻璃折射出斑斓洒落下去。茂密树木中静静屹立的建筑，带着属于那个特殊年代特有的庄重和优雅。门廊的上方，隔了老远就能看到一块巨大的牌匾，黑底金字，大气磅礴。只是，牌匾上的“燕府”二字歪歪扭扭，少了霸气，反倒多了几分王八之气。

房子的前方有个圆形的喷泉池，一只丑巴巴的大白鹅站在水中央，睁着一大一

小的斗鸡眼，摆着要倒不倒的诡异姿态吐着水。

宫五手里拿着鉴定书，呆呆地看着那幢看起来古老又神秘的别墅，琢磨着自己是进去还是不去。

房子就在眼前，她看看手里的鉴定报告，又看看房子，深吸一口气，终于金钱战胜了理智，她鼓起勇气打算去敲门。还没走到门前，就听到房子的后方传来一阵狗叫，宫五止住脚步，然后就看到三条威猛雄壮的大狗朝着她汪汪叫着冲过来。

宫五后退一步，汗毛都竖了起来，转身撒腿就跑，身上背着的包吧嗒吧嗒打在屁股上，配合着她奔跑的节奏。

路边来往的车就看到三条狂叫的大黑狗追着一个漂亮的女孩子，竟然没人过来帮忙。就在宫五要被狗咬到屁股的时候，突然一声响亮的哨声响起，三条狗先后停了下来，紧接着掉头就往回跑。宫五扶着树弯腰喘气，扭头就看到路边的一个休闲广场旁边有个人走了过来，那三条狗立刻围着那人打转。

有人递给他牵引绳，他弯腰慢条斯理地把牵引绳套在三条狗的脖子上，递给身后的人，抬头看了过来。

宫五想了一下，突然意识到他应该就是狗的主人，同时也是那幢别墅的主人。见狗被人牵着离开，她赶紧跑过去，走近了才看清他的面容，宫五的视线落在他的脸上，怔了怔。

即便昨天晚上没看清，可在看到这个人的时候，她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，跟昨晚不同，他穿得闲适，就连发型也多了几分凌乱和桀骜不驯。他站在那里，慢慢地转身看向她，体态修长，身姿卓然，他的动作和身姿似乎自带时间轴，每一步都慢条斯理，犹如进入了一个慢镜头的世界。

他有双深邃的眼，琥珀色的眼眸泛着宝石般的色泽，一眼望去，让人忍不住想要沉溺其中。

宫五觉得自己的心跳好像漏了几拍，接着又加速跳动起来，扑通扑通，像战场上的鼓点，一声接着一声，越来越紧张，越来越密集。

他有着无可挑剔的五官，有着柔和的表情，他不是最帅的男人，但一定是最有气质的男人，慢条斯理的言行，举手投足之间宛如古希腊艺术家手下的雕塑般完美。

走近了，宫五才发现他比自己目测的更高，她的视线刚好看得到他胸前银色的扣子，看似休闲的服饰，却无一不精致得让人自惭形秽。

“抱歉，我的狗好像吓到你了。”他抬眸，视线落在她身上。

低沉的嗓音，犹如被人拨动了大提琴的琴弦，绵长又带着磁性。他的视线落在她手里揉皱的报告上，温和地问：“你是来找我的？”

他靠得近了，有种干净又清冽的气息灌入她的鼻中，宫五蓦然回神，有些慌乱，却又很快冷静下来。她抬头挺胸把鉴定报告展开给他看：“那个……你看，我那天就轻、轻碰了下你那辆车的引擎盖，就让我赔这么多钱，我觉得很不像话，这么多钱都能买一辆新车了。”

长身玉立的男子面带笑容，身体微微倾着，似乎想听清她说的内容。听到她一口气说了这么多，他伸手把鉴定报告拿过去，一点一点地看那份报告。宫五觉得他看鉴定报告的时间能用“地老天荒”来形容。

然后他说：“不像话。”

宫五立刻附和：“就是啊！”

他低笑了一声，抬头对上她的眼睛，问：“如果一个人犯了错不愿承担责任还逃逸，是不是也不像话？”

宫五僵住。半晌，她嗫嚅着：“对不起。”低头用自己的左脚踩右脚。

过了一会儿她又抬起头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可是，就算我逃跑不对，那也不能说我呀！”

他的脸上依旧带着微笑。

对上他的视线，宫五顿时又有点心虚：“我的错误我应该承担，但是你也不能说我的钱。”

他又低笑了一声，伸手接过后身的人递过来的笔，在鉴定报告上快速地写着：“我想应该有什么误会，抱歉，你只需要赔偿定损的钱，至于其他的，你不用管。”他把要赔偿的额度写在上面，“这么多。”

宫五拿过来认真看了看，用手指挨个点着零，发现比打听到的钱还少一点，松了口气。

可是一想到自己的情况，她又鼓起勇气问：“那个，我今年刚上大一，没有那么多钱，我能不能分期付款？”

他顿了顿：“分期付款？”

宫五立刻掏出手机，又从包里掏出一个本子，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和学校地址写上面，说：“我已经知道错了，我保证不会赖账，我一定从我的生活费里把钱省出来还给你。我按月偿还，可以吗？”

他捏着她从本子上撕下来的一个角，扫了眼上面的地址，说：“可以。我给你一个账户，你可以按月打进去。”

宫五先是一呆，随后一阵大大的惊喜，没想到对方这么轻易就答应了，她立刻说：“我在青城大学读英语系，今年九月份刚入学，你要是担心我骗你，你可以到我校去看一下。”

他依旧笑着，说：“我相信你。”

宫五顿时有点高兴，抬头又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谢谢你，先生。我现在可以走了吗？”

他点头，说：“可以走了。”

她转身走了两步，然后弯腰在背包底捞了一枚硬币握在手里，兴高采烈地蹦跶着离开了。

中午跑去把这个好消息跟罗小景分享，然后又在外面玩了一下午，晚上才回家，宫五在房间门口看到了宫言清。

宫家子孙众多，宫传世在宫家排行老四，他有三男两女，宫言清上面还有两个哥哥，她排第三，接下来就是宫言庭，最后是宫五。宫言清是宫传世的长女，也是宫五的姐姐，自打宫五回来她就没给过宫五一个好脸色。

看到她站在门口，宫五挽袖子：“干吗？想打架？”

宫言清冷笑一声：“你有病吧，看到人就想打架？”

宫五把自己的脖子扬得比她还高：“对啊，我就是有病，给钱买药才是好姐姐！”说着伸出手，“拿钱来！”

“神经病！”宫言清觉得宫五就是个二百五，气得转身要走，走了两步又站住，差点忘了自己过来的目的，转身看着她，说，“我来找你是有话要说。”

宫五抱着胳膊，学着她看自己的样子：“说吧。”

“你知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？爸现在愁得头发都白了，要不是因为你，他至于这样吗？”

宫五觉得莫名其妙：“他头发白了关我什么事啊？又不是我染的。”

宫言清被气笑：“你还装不知道？你是不是觉得少了债务一身轻？你知不知道你的债务转嫁到我们家身上了？本来有步生出这笔钱，现在你倒是能干，竟然直接把钱转到爸身上。你真是个扫把星，你根本就配不上步生，你根本就不配回宫家！”

“注意你的遣词造句啊。”宫五伸手指着宫言清，“你这言论搞笑。你们这帮人，想要通过我用步生的钱买你们的面子讨你们的好，你们想利用我好歹也对我好点，结果呢？一边骂我、不管我的死活，一边还利用着我。早上爸说了，我惹的事我负责，还多少是我的事，我凭本事谈的价，凭什么认错？”

宫言清瞪着她：“你说话小心点！你现在可不是个市井小人，你回了宫家就要注意宫家的形象……”

“我觉得我的形象很好很完美，像我妈一样聪明、美丽。”宫五伸手去拧自己

的房门。

宫言清被她气得脸发青：“就你这样的德行，真不知道步生瞎了什么眼，偏偏看中你了……”

宫五回头：“步生双眼视力五点二，一点都不瞎。再说了，步生看中我，我一点都没看中他。要不然，三姐，咱肥水不流外人田，我把步生让给你？”

宫言清瞪着眼，宫五以为她还能说出些什么，没想到最后她落荒而逃。

周一清晨，青城大学门口，急匆匆赶去上课的学生犹如归巢的蚂蚁，纷纷朝着各自的教室走去，宫五夹在人流中朝十号楼的阶梯教室走去。

教室里差不多坐满了人，宫五有点惆怅，她宁愿逃课也不要站着上课，然后她就听到有人对她喊：“小五！”

宫五抬头一看，燕大宝正睁着一双大大的漂亮眼睛，摆着小手，使劲儿朝她挥：“小五！”

宫五赶紧过去：“燕大宝，还给我占座了，果然咱俩是好朋友。”

燕大宝眯起大大的眼睛，笑成了弯弯的月牙，凑到她耳边小声说：“对了小五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哥哥今天中午请我们吃饭，说要谢谢你一直照顾我，还陪我玩。”

听说有人请吃饭，宫五立刻答应下来，想了想又矜持一下：“你不是说你哥一直在国外？我又不认识他，去蹭饭是不是不太好？”

“我哥哥一周前就回来啦，他说这次要住得久一点，妈咪想他他才回来的。”燕大宝喜滋滋地踢腾着小腿，说，“你是我的好朋友，当然也就是哥哥的好朋友啦。我哥哥又高又帅又有钱又大方，你一看就会喜欢上他的。”

说完，燕大宝小奶狗望食似的看着宫五，等着宫五再问。

这话燕大宝说过很多次，但是偏偏她只有她哥小时候的照片，宫五看照片里规规矩矩的小男孩，一点都想象不出燕大宝她哥能帅成什么样。宫五说：“我见过更高更帅更有钱更大方的人。”

燕大宝顿时有点不高兴了：“我哥哥最好看！”她瞪着一双纯真的大眼睛，说，“我哥哥是全世界最好看的人！”

宫五只好敷衍：“嗯嗯，我错了，大宝的哥哥最好看。”

燕大宝还是不高兴，瞪圆了眼，说：“我哥哥住在安享小镇，是爱德华家族的大公爵，他是伽德勒斯王室最后一个异姓公爵哦，厉害吧？”

宫五只好认真脸配合：“这么厉害啊。燕大宝，老师朝你看了。”

燕大宝赶紧坐好。

燕大宝学名叫燕破晓，是个啥都不懂的富二代。宫五第一天搬到宿舍的时候，发现燕大宝的床铺、衣物之类的都是她家里雇佣的阿姨收拾的，那夸张的阵势看得宫五目瞪口呆。

一间宿舍住四个人，宫五最早和燕大宝建立起友谊的小船，主要是燕大宝又热情又主动，让宫五有些招架不住，她就没见过这么喜欢交朋友的人。

其实宫五自小女生缘并不好，跟她玩的都是男孩子，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跟女孩子玩不到一块，跟男孩子一起打架斗殴的事没少做，结果到了大学以后，竟然有个嗷嗷叫着倒贴也要跟她做朋友的燕大宝，还是个娇滴滴的小公主。

自从住到宿舍后，宫五耳朵里最常听到的就是燕大宝的声音。

“小五我们逃课吧！”

“小五我们去听艺术学院的课吧！”

“小五，今天有个什么讲座，我们去听吧！”

“小五，我们去食堂吃饭！”

.....

燕大宝对外面所有的一切呈现出常人没有的热情和好奇。比如去食堂吃饭这件事，她喜欢拿着餐碗，从第一个窗口挨个看到最后一个窗口，然后再回头打菜，每回捧着满满两碗饭菜回来，她都能乐得大眼睛眯成缝，一脸的满足，虽然很多时候她吃不完。

当然，宫五和燕大宝也有共同的爱好。比如她们从来不去上自习，主要是上自习不能讲话，不管是宫五还是燕大宝，都受不了自习室里咳嗽一声都有人注目的沉闷氛围。每到晚上，她们俩要么窝在宿舍里打游戏，要么去东校门的小吃一条街买好吃的，反正有伴，干啥都觉得好玩，毕竟这年头想找个志同道合的人不容易。

上课的时间有些漫长，好不容易熬到下课铃响，燕大宝带着宫五去学校门口，宫五确认似的问：“燕大宝，你真要让我去蹭饭啊？”

燕大宝回答：“昨天晚上就说好了，哥哥说一定要感谢一下在学校里一直照顾我的好朋友。”

这素未谋面的人，虽说是好朋友的哥哥，但是跟她关系不大。不过免费的饭不吃是大傻瓜。短暂的不好意思过后，她便兴高采烈地跟着燕大宝去蹭饭。

校门口两边的停车位上停满了车，一辆黑色的轿车低调地隐没在众多轿车中，燕大宝撒腿就跑过去，大喊：“哥哥！”

车门被打开，一个身高腿长的男人从车上下来，转身接住了炮弹似的冲过去的

燕大宝，低着头，眼中含着笑，温柔地摸了摸燕大宝的小脑袋。

燕大宝仰着小脸蛋，笑咪咪地看着他：“哥哥，那是我的好朋友小五！”又回头对宫五喊：“小五你快点过来！”

男人抬头看过来，对上宫五的视线，宫五呆若木鸡。

宫五磨磨蹭蹭地走过去，一脸心虚。

燕大宝兴高采烈地说：“小五，这是我哥哥。”然后等着看宫五的表情，满脸都写着“快说我哥哥超级帅”。

宫五呆呆地看看燕大宝，再看看她那个跟她长得一点都不像的哥哥，然后表现出超常的热情：“大宝哥哥好！”

燕大宝赶紧纠正：“不对不对！不是大宝哥哥，是小宝哥哥！”

宫五眯眼：“你改叫小宝了？”

燕大宝连连摆手，说：“我叫大宝，我哥哥叫小宝！”又赶紧强调，“但是我哥哥是伽德勒斯的公爵，是大公爵哦！”

宫五立刻抬头看向那位大公爵，改口：“小宝哥好！”

公爵对她浅浅一笑：“小五你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”

宫五有点讨好地笑：“对啊，我们又见面了！”

燕大宝的大眼睛瞬间在宫五和公爵之间摇摆：“小五你认识我哥哥吗？”

虽然有点纠结，但宫五觉得有熟人在中间当中间人，肯定比没有熟人要保险。再说了，她欠的钱不能让她妈知道，宫家又不管她，她只能自己还，关系好了才不会被催债。她凑到燕大宝耳边，小声说：“你哥是我的债主，我欠他很多钱。”

她这话一说，燕大宝一下跳了起来：“我知道了。小五你这个坏蛋！你砸坏了我哥哥的车，我妈咪还以为有坏人要欺负他。”

宫五赶紧反驳：“我已经认错了，而且我跟小宝哥说好了我会赔钱的，分期付款。”她急忙对公爵说，“小宝哥你放心，我已经准备好这个月的钱了，很快就能还给你一点。”

公爵微笑着说：“好，我等着。”

燕大宝幸灾乐祸：“让你还跟我多要两块钱电费，我不就是在宿舍里摆了两个电柜子吗？你现在欠钱了吧。”

宫五：“……”

皇朝是青城最著名的综合一体娱乐场所，门廊跟名字一样颇有皇家威仪，“金碧辉煌”四个字用在这青城著名的销金窟上完全贴合，就算扔古代这幢巍峨雄壮的建筑也能让最挑剔的贵族称赞。

宫五呆呆地站在皇朝门口，一脸的震惊：“燕大宝，我们真的要在这个地方吃